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三

從第四屆聯合報小說獎 兼看「竹仔開花」

季季

(一) 淺論第四屆聯合報小說獎

自民國六十五年開始創立的聯合報小說獎，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應是一件刮目相看的大事。它不但首開報界每年以巨額獎金鼓舞小說創作的風氣，同時也確實為國內文壇發掘了不少潛力深厚的新人；為綿延

久長的中國文學生命注入新血輪，帶來新風格。目前已爲文壇熟知的丁亞民（野民）、蔣曉雲、朱天文、小赫、楊福（荻）、張子樟、江湖白、曾心儀，都是因作品入選聯合報小說獎而受到文藝界的重視。當然，在入選之後，他們仍能秉持才華和志趣，繼續創作更優秀的作品，使聯合報小說獎收到「世有伯樂而有千里馬」之效，也是非常彌足珍貴的。

若就整體的角度而論，聯合報小說獎的質與量似有每下愈況之勢，雖然目前僅是第四屆，但是這個現象却頗值得警惕和深思。從「量」而言，應徵稿件從第一屆一二二件，第二屆七三九件，第三屆六六一件，到今年第四屆則只五三四件。從「質」而言，歷屆獲獎諸篇都已各有定論，這裏不再妄作批評。但是今年進入決選的三十篇作品（應徵作品廿三篇、推薦作品七篇），在評審委員心目中，似乎都和原先的期望有一段距離；我想他們的一些意見，值得摘錄在這裏作爲文學研究和小說創作的朋友們參考：

葉石濤：

「看過這三十篇作品之後，我有一種感覺：小說創作好像染上了現代工商業社會裏一種劃一性和

同調性的色彩，這意思即是說，小說看來看去好像都一模一樣。小說藝術最高的境界是突破和創造，這裏所指的突破和創造並不僅指小說創作者的文采或小說本身的技巧、結構如何完美，而是指創造新生事務的能力。很遺憾的是，在這三十篇小說裏，我還沒有看到大氣魄的、具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作品……」

張系國：

「本屆徵文一個普遍性的缺陷，似乎就是比較缺乏獨創性。尤其很多應徵作品，明顯的看出來是受某個名家的影響；或張愛玲、或黃春明或王禎和、或早期的陳映真。」

陳若曦：

「一般說來，這次評審看的作品水準，沒有我想像的高，我在想是不是時間不夠，太匆促了……。在我看的三十篇小說中，很少有無病呻吟的，只有一、兩篇是如此；其實也不能說它是無病呻吟，至少作者是在很努力的表達某些事情，可能是沒有表達成功。不過一般來說，都偏重反映臺灣社會，很不錯。寫作技巧也還說得過去，但是

沒有突出的；除了『日頭雨』……」

彭歌：

「記得參加第一次聯合報小說的評選時，大部分作品取材多偏重農村，以工商社會為題材的作品極少。而事實上，現今臺灣人口已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生活在都市和城鎮裏。文學如果講現實性的話，本屆小說獎的作品已經普遍注意到都市問題，也許可說是一種進步的現象。」

對於作品的整個觀感，我同意剛才幾位先生的意見：沒有想像中的好。但我以為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希望一年一年進步，而進步不會來得那麼容易。」

彭歌先生是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的五位評審之一，今年「二度出馬」，對兩屆作品所作的比較，自有他客觀的考察。但是上述最後的幾句話，則十分符合他常在專欄作品中強調的「溫柔敦厚」的態度；不忍對小說水準降低有所抱憾。

事實上，聯合報小說比賽量與質的沒有進步，並非完全是聯合報的責任或羞恥。如能從整個社會價值

觀的演變來加以探究根源，應該是比較客觀而嚴謹的態度。（這個現象牽涉的因素廣泛，非三言二語之事，本文不擬深論。）

不過，不容諱言，聯合副刊近一年多來的風格大變；已由原來的「文學性」副刊轉為「文藝性」副刊；發表了不少美術、音樂、雕刻諸方面的專文，使有限的篇幅更無法容納小說發表。這個現象，無疑會使小說創作者感到失望。特別是一些作品優秀的作者，希望把作品發表在讀者衆多的刊物上以求更多的共鳴；作為全國大報之一的聯合副刊，如不能給小說創作者更多的園地、信心和引力，又怎能期望每年一次的小說比賽有更多的人來「共襄盛舉」？

自民國六十五年開始，我有幸參與歷屆聯合報小說獎的初審工作，每年都要看二百多篇以上的小說（六十六年因負責作最後檢視，看七百篇左右）。和評審委員所看的進入決選三十篇作品相較，比例當然非常懸殊，却也因此能更詳盡的從來稿中看出應徵作品的廣泛性和整體水準。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就此詳加分析，但就我的初審經驗，應徵作品並非完全如葉石濤先生所說的沒有「創造新生事務的能力」；問題是：

有這種獨特能力的作者，似乎都還在嘗試寫作的階段，文字技巧的運用，尚無法熟練準確的表達他構想的獨特風格和某些超現實的冥想。寫作時的態度似乎也不够嚴謹；大部分文稿草率、廢話太多。從整篇作品的水準來看，缺點多而優點少，如果初審者沒有很大的耐心，或甚至沒有超越那些缺點透視作品獨特風格的能力，那麼，這類作品之遭到淘汰，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這類作品的作者，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也要強調：文字技巧的運用，在小說創作中仍佔着很重要的份量，因為不管作者有多好的故事情節和構想，如果不能用熟練的文字準確、完整的表達出來，所有的構想只成了模糊而搖擺不定的空中樓閣，那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

當然，從應徵作品的題材來看，葉石濤先生所說的染上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劃一性和同調性」色彩，也是無法完全否定的事實。不過，從初審作品詳加分類，不難看出目前小說創作者關注的幾個方向：（一）表現都市社會的爭名奪利，人性趨於冷漠，終因某種挫折或刺激而頓悟，產生廢棄都市、回歸鄉土的渴望。（二）描繪人力大量湧向城市，農村勞力缺乏、經濟不景

氣、舊有價值觀逐漸瓦解；年輕一代大都不願再務農，年老一代則有大部份仍堅信「土地是最忠實的伴侶」；願意辛勞的和它攜手共渡餘生。（三）每年夏天，包括考生、師長共有十多萬人投入的大學聯考，仍是許多年輕人關注和苦惱的主流。探看考前漫長的「前奏」和考後「後遺症」的作品，幾乎每年都佔應徵作品的五分之一以上；今年也仍不例外。可惜的是這類「高中生文學」的創作，已流於一種只表現「迷惘」和「抱怨」的模式，心態和結構也都較不成熟，難有佳作。如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斷交後，全國同胞「站在相同的轉捩點」，共同注視並參與社會及國運的轉變，敏銳的小說創作者，抓住了許多現實裏的感人素材，寫下了不少所謂的「血性文學」。這次進入決選的三十篇作品中，「何老爹」及兩篇篇名相同的「國旗」，都和中國、美斷交息息相關。我閱讀這類作品時，雖然不斷感受著「血脈賁張」的情緒，但卻無法產生閱讀一篇好小說時的感動。作品能忠實的反映社會現實誠然可貴，但如果小說家把「現實」像照相機一樣真實的拍攝下來，也許只能稱為「報導」而不能視之為「小說」。我的意思是說：小說創作者在面對

素材時，必須具備透視、取捨、過濾的能力，再加上文字、結構、情節、意象的烘托，才能步步為營的更接近「小說藝術」的殿堂。這次這些「血性文學」的失敗，大都因為作者只一意於表現「抗議情緒」和「自強之道」，着眼點既先有偏差，也就無法冷靜的思考「報導」和「小說」的不同。然而，中、美斷交到底是歷史大事，相信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澱，創作者能清晰視辨清、濁之相，日後有可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不要焦慮，把這個問題留給「明天」答復吧。

這次獲得聯合報小說獎的李永平作品「日頭雨」係推薦之作，原載六十七年十一月四——五日的聯合副刊。「日頭雨」其實是李永平系列創作「吉陵記」的第三篇（「吉陵記」之一「歸來」刊六七·五·廿一——廿二聯副，之二「萬福巷裏」刊六七·七·廿七——廿八聯副），嚴格說來，不能視為一篇完全獨立的短篇小說；文中的許多情節都和「萬福巷裏」淵源甚深。五位評委也許並不知它的來歷，再加上李永平對時空、象徵、意象的獨特處理，難怪有幾位評審

雖一致讚嘆它藝術創作上的可貴成就，却也一致表示很難看懂或要細讀多遍才能完全看懂。不過這並不是李永平的錯；當初主辦單位如能把「萬——」文一併檢附給評委參考，也許就不會產生這種困擾了。

除去故事情節的連貫性，作為一篇短篇小說而言，「日頭雨」當然仍有許多無人可及的優點。李永平在出國前就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拉子婦」（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日桂冠當代叢書初版），作品一直很受重視。「吉陵記」的人生百相，目前仍在李永平的筆下斷續呈現，他的太太景小佩在十月份「皇冠」發表了一篇「冷兒」，風格也很特殊。等「吉陵記」全部完成，擬再專文評介，此處不再贅述。

因為「日頭雨」係去年發表之作，不屬「每月評介」的範圍；和「竹仔開花」同列第二名的「我兒漢生」（編入書評書目社「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李昂編）也是蕭颯去年的作品，因此，「竹仔開花」遂成了九月份值得探看的作品；它同時也是本屆前三名六篇作品中，唯一選自應徵作品的。

(二) 竹仔開花異象可憂

篇名：竹仔開花（聯合報第四屆小說獎第二名）

作者：廖蕾夫

字數：一萬字

發表日期：六十八年九月十八——十九日

發表刊物：聯合副刊

一、故事背景

一個叫跛脚松的男人，沒讀什麼書，祖上留下幾分看天田又賺不了什麼錢，結婚後爲了改善經濟，到太平山從事「拖木馬」的工作，不到三年積攢了一點錢，却「不幸在一次雨後的拖運中滑倒，木馬上的杉材壓斷了伊的左脚。在眠床上折騰了將近一年，好不容易地醫好了腳」，但却把積攢的錢用完了，「左脚短了一節，林場自然容不了伊，伊只好打道回府吃自家，癱着腳怨嘆底守着那幾分看天田」。

跛脚松和太太阿罔生養了一兒火生、一女秀月，「原先把所有的希望寄存在兒子火生身上」；「沒料

想火生剛會賺錢就吃喝嫖賭地放蕩起來」；「幾年前，火生在街仔茶室裏和人爭風吃醋地打起架來，對方傷得要害要求付醫藥費五千元」，跛脚松「只好把棲息的宅屋拍賣發售，賠了錢，然後離羣索居地搬進村庄外頭的茅寮」，依舊過着貧困底日子。兒子沒指望了，女兒秀月長大到臺北「吃頭路」，「三不五時地孝敬錢鈔」，雖然數額不大，却頗能撫慰二老的心懷。不幸的是後來秀月竟也出了問題，在臺北「被伊頭家睡大了肚子」，畏縮地回到家不敢言明，每日「眉毛深鎖倦容滿面，懶洋洋地踞伏在房間裏，羞於見人」。後來真相畢竟爆發了出來，全家陷在愁雲慘霧之中，跛脚松徒步到鎮上，找在木材廠工作的火生商量，火生似乎見怪不怪，不把它當嚴重大事看待。又去找村長和警察幫忙，也不得要領。倒是後來火生不知怎樣去向那頭家辦交涉，有一天終於帶回消息，說頭家決定擇日來跛脚松的家「拜訪一趟，順便攜帶秀月回臺北」。跛脚松「總算放下心，整個人彷彿要垮下來的似的。對於那個睡大女兒肚子的傢伙不僅沒有憤怒，反而充滿了感激之心」……。

這是「竹仔開花」的故事背景。

這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臺灣東部一個叫「鼻仔頭」的農村，而跛腳松的茅盾則「情似被掃地出門……遠遠底落在鼻仔頭村外，孤零零地倒僵在滿佈礫石的番薯園中」。這茅盾原本被「叢茂密的刺竹掩着，但是事有湊巧，有一天跛腳松缺錢用，提着柴刀到刺竹叢邊想砍幾枝熟竹來編簸箕換點錢，却「發現一隻竹仔細枝上結滿稻米狀的花穗。竹仔開花了，真是罕見，伊好奇的端詳着這傳聞中的景象，專心一致地彷彿是魂魄出了竅，直到一聲喚喊才使伊回過魂來，定神張看，站在面前的竟是遠在臺北吃頭路的女兒秀月，伊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女兒秀月臉上流露着蒼白而疲倦的笑意，望着驚訝得張着嘴巴啊啊說不出話來的伊」。

這個奇異的一日，點出了本文「竹仔開花，有人會衰」的主題。「衰」在臺語裏有「倒楣、羞恥、破敗」之意，廖蕾夫運用跛腳松在竹叢邊先後驚見「竹仔開花」和「秀月歸來」兩種生活實景重疊成一點，展開了他那卑微的生活屏障（刺竹叢、秀月的薪水、僅剩的尊嚴）終要被剝奪的另一生命劫難。

竹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兼具

實用和觀賞的價值。晉代的戴凱之在竹譜中稱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茂沙水、或挺巖陸，條暢紛敷，青翠森肅。」在臺灣鄉村，叢生竹隨處可見，特別是刺竹，還兼有「防禦」之途，在臺灣墾拓初期，它的功用和城牆或護城河無異。跛腳松在孤零零的田野起茅盾居住，很自然的會種一叢刺竹作為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屏障。但是開了花的刺竹叢終被砍除了，孤單隱居在鄉村田野一角的跛腳松的生活窘況，終於赤裸裸的呈現在天地之間；在遼闊的田野裏；在人們無情的、嘲弄的眼睛裏……。

自民國六十年後，隨着所謂「經濟起飛」，我們在全省各地不斷看到新工廠和新工業區，這些工人大都來自農村，使農村越來越嚴重的呈現勞力不足的現象。大批的年輕人背棄家園走向都市，一因現代人受機械文明的誘惑；越來越「好逸惡勞」，一因他們從上一代的辛勞看透「種田沒前途也沒錢途」。農村勞力外移，在鄉村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工資大幅度提高，農業成本也提高，但農人主要產品的稻谷幾年來卻沒有按比例的調升，使農村經濟更低落，也使農村的經營型態有了改變（如改作果園、魚池）。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作爲農人的父母也不強要子女留在鄉村種田。他們反而把希望寄託在子女的身上，期望他們到都市去求發展、多賺錢，然後寄錢回家來貼補家用。有許多不明真相的人，看到我們的農村近幾年來大都走向電器化；許多家庭擁有電視、冰箱、洗衣機，而認爲我們的農村經濟大有進步。事實上，如果就經濟結構加以分析，我們也許會很失望；因爲那些電器如不是靠子女自都市賺錢寄回所購；就是農家本身另有收益較佳的副業。

瞭解這個事實，讀者才能更深刻的體會兒女不成器給跛腳松的嚴重打擊；也才能諒解當他知悉秀月的頭家要來拜訪、且會帶一筆錢來「賠償咱們精神的損失」時，那種無奈中流露出來的卑下的欣喜之情。

二、情節摘要

「五月的一天，挑着籬筐穿梭在村庄間收購破銅壞鐵罐仔鴨毛的老頭阿清伯來到跛腳松的厝前，迥異昔日的景象讓伊大吃一驚，從前跛腳松厝邊的刺竹圍茂密得幾乎連晒衣竹架的末梢都遮隱不見，而此刻浮映在伊眼簾的却是一座袒露失修的茅厝，在晴亮的陽

光照耀之下，活似一個被剝光衣飾的老村婦，展着鬆弛多皺的赤身裸體面對睽違半生的老相好，那樣的羞赧和不堪入目」。

這時的跛腳松，正在茅厝頂「艱辛修葺」；爲了使這房子在秀月的頭家來時顯得像樣一點。這些日來，村人對秀月的事風言風語，跛腳松眞怕在各村落間穿梭採買的阿清伯也來問起。還好，阿清伯只問他爲什麼修屋，跛腳松答說因爲刺竹叢砍掉了，破茅厝「實在現世，所以就翻修翻修」。這阿清伯也許許久沒來了，並不知跛腳松家的刺竹開花砍掉之事。及至跛腳松說出真相，阿清伯才說：

「竹仔幾十年開花一次，罕見得很。古早人講：竹仔開花，有人會衰。這款講法不知有無靈驗？」

跛腳松回道：

「管伊衰不衰，像咱已衰到底，活到要進棺材還是兩隻腳夾着一個囊葩，貧亦如此，再走狗屎運的人總比咱強些吧！」

同樣是貧赤的阿清伯「頗以爲然的點了點頭，目視着裝滿破爛的籬筐出神。伊憔悴乾癟的臉龐，皺紋橫佈，鬍子叢生。跛腳松望着伊就像照鏡子一般。」

阿清伯站了幾分鐘就走了，「臨行的神色好似一無所知，跛脚松千斤重擔落地的吁了一口氣，心想阿清伯尚不知秀月的事真屬萬幸」。

阿清伯走後，跛脚松仍在厝頂夾編着茅草，他回想着阿清伯說「竹仔開花，有人會衰」這句話，「駛伊娘，歹彩頭原來伏在這裏。」伊彷彿頓悟了忍不住地叫罵起來。

從這裏，跛脚松開始瑣瑣碎碎的回想着他大半生的掙扎和最近因秀月未婚懷孕的挫折。先是想起發現刺竹開花那天，恰是秀月「無消無息地轉返回家」，秀月上臺北的這幾年，往昔都是在過年過節才轉返一趟，匆匆又趕回臺北，這次秀月雖「解釋是頭家放假，但是跛脚松直覺上感到事情蹊蹺得厲害」，而且秀月「不慌不趕地似乎有久住的打算」，「使跛脚松愈增怪奇」。更讓跛脚松耿耿於懷的是秀月這次回來「好似故意忘掉孝敬錢鈔的例行公事」，很使他失望；因為「十幾年來觸摸的錢鈔就數秀月孝敬的最為體面豐厚」。

從這失望裏，時間恍惚突然往後倒退了一大步，回到跛脚松的年輕歲月，「亦曾雄心大發地大筆大筆

討賺錢鈔，可惜四鄰的村莊都和鼻仔頭村一樣無有錢巢，討賺無門，伊只得在幾分看天田上拖磨。娶了阿罔後，伊聽說到太平山林場拖木馬甚好賺錢，就不顧辛苦危險地拋妻離子上山去了。」

三年後，伊拖木馬傷了腿，「只好打道回府吃自家，癱着腳怨嘆底守着那幾分看天田，番薯籤搵米飯地勉強過日子」。但是噩運却像討債鬼般又上了門：「隔了幾年，風颳大水連年，壩堤終於經不起山洪的蠶食鯨吞而崩潰」，跛脚松的看天田上「覆蓋了一層厚厚的礫石，稻田降級為番薯園，伊的生活也就跟着倒退得更窮苦」。夫妻倆辛辛苦苦養育了一兒一女，指望他們日後要賺錢改善家境，沒想到兒子火生不但沒賺錢回家，還迫使跛脚松賣了祖宅，搬到村外來蓋茅厝棲居。「對兒子既已死了心……厝某倆又把希望轉為存在女兒秀月身上，「秀月和朋友結伴到臺北吃頭路那幾年，賺錢回來孝敬父母，讓夫妻倆覺得「天公保佑，一番心血總算沒有枉費」。

「秀月剛去臺北的那年，年多很壞，稻子病枯，番薯臭心，有錢人家吃蝕老本，貧赤人家緊束褲帶」。「後來，不知怎麼開始地吹起了一陣歪風，色情販

子穿梭於村庄間，道行較淺忍不住飢餓的人家紛紛把女兒押租分去，價錢看姿色三萬二萬不等，期限大都兩年一契」。雖然庄尾的婊仔坤牽引了許多色情販子來遊說，跛脚松却說什麼也不答應讓女兒去「臺北妓女戶陪着川流不息的人客睡覺」，因為伊認為「用這種垃圾錢買飯吃，寧可餓死也萬萬不願意」。

但是怎料到秀月在臺北終於還是給破了身、而且懷了孕，引得村人陣陣的譏笑。特別是那婊仔坤，更當着雜貨店衆人面前說着：「免不好意思啦！聽講是總經理頭家播種，本領哪，總經理下卵，換別人祈神拜佛也求不到啊！」

到那一刻，跛脚松才像被潑了盆冷水，知道秀月回家的原因了。他回家把一直瞞着他真相的阿罔和秀月痛罵了一頓，第二天走三個小時的路到鎮上去找火生商量。本「以爲兒子聆聽到這件事，將會雷霆大發地臭罵起來……沒料到伊竟一點火星也沒有，好似聽聞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被強暴了一般。」

「這歇事目前不稀奇，最簡單就是花幾千塊把孩子拿掉，自認倒楣。」

從鎮上回到家，阿罔告訴他，秀月「不願在家黑

目對白目，收拾了幾件衣服住到鄰村阿姨家去了」。又說村長叫人來傳話：「竹仔既已開了花，怕傳染和久成枯槁，要趕快砍除。從阿罔口中又得知「秀月的失貞是在頭家娘不在的晚上，頭家喝得醉醺醺地闖入了伊的房間，像老鷹抓小雞一般的攫獲了伊。」

刺竹圍砍盡了，第二天伊去找村長主持公道，村長那能管到臺北的事？帶他去派出所，跛脚松却又連那頭家的姓名地址也說不出，而且「案子不發生在本地」，仍然不得解決。想帶秀月去墮胎又沒錢。正在爲秀月肚子裏的小生命憂煩得「頭髮白了一半的時候」，却有「媒人殺」來提親，說是不在意秀月「帶肚出嫁」，一問却是婊仔坤的兒子錦城。一向就瞧不起婊仔坤的跛脚松，一口就回絕了：「不行，斬塊飼豬母也不嫁伊家。」

這麼懸而未決、悲苦不堪時，「突然峯迴路轉，柳暗花明」；「難得回家的兒子火生竟然陪着女兒秀月歸來」。他得意洋洋揚着手中的信，說是「秀月的頭家寫信來」，要來拜訪，帶秀月回臺北，還會帶一筆錢來賠償……。「火生丑表功地大嚷着，秀月在一旁無有一毫羞色，反而眉開眼笑的」。

跛脚松知悉秀月的頭家對她還有情意，又想起火生曾說可以趁這機會向那有錢的頭家要一筆遮羞費，本來心裏「鄙夷得很，現在竟覺得伊頗有見地，出過社會的人總是不簡單啊！」於是又想到居宅如此破敗，「在這款簡陋所在談判遮羞費多少底問題，恐怕無法理直氣壯起來」，遂決定動手整修屋容。「不過，伊對己身這個決定暗底感到可卑；整修厝容竟是爲了迎接那個睡大女兒肚子的天壽頭家呀！」

但是在厝頂編夾最後一束茅草時，跛脚松的心情却輕鬆多了。他幻想着秀月的頭家坐一輛紅色轎車來到門口，火生和秀月去迎接，秀月挽着頭家的手，火生幫頭家提箱子，「不小心絆了一跤，箱子裏花花綠綠的鈔票撒了滿地。」

故事到了結尾，跛脚松仍在那屋頂上。他站起來舉目眺望，「彷彿看到阿清伯洗得泛白的衫影隱約在曠野的盡處，伊腦中驟然升起一個怪異的念頭，伊知道，伊這一輩子可能再也看不到阿清伯了，因爲阿清伯已經永遠地離開伊了。」

三、人物

出現在「竹仔開花」裏的人物共有十四個，但是秀月的頭家、頭家娘、秀月的阿姨、寡婦金菊、婁仔坤的兒子錦城，只在情節進行中被提到，並未實際出場；真正出場的人物只有九個。當然，最重要的人物是跛脚松；這個被生活作弄了大半輩子猶在受苦的鄉村小人物。這個善良而無奈的小人物的遭遇，在作者略帶宿命的筆觸下，仍然提醒了我們「勞工保險」不普及這件事的缺憾。設若當初他在太平山拖木馬傷腿有「勞工保險」可醫療，他辛苦儲存的萬把塊錢就可原封不動，那麼，左腳短了一截的伊也許可利用那萬把塊做些小生意糊口——不致只靠那幾分看天田——生活較為穩定，或許就不會步上小說結尾時的「人窮志短」之途。當然這個假定在故事裏已不能成立了。

和許多樸實的農村小百姓一樣，跛脚松和阿罔夫婦都帶着濃厚的心態，強韌的接受生活中一波波湧來的挫擊；固守舊根和一些傳自上一代的舊觀念，執信勤勞是生活的來源和美德，但是，「經驗是最好的教育」，歷經大半生的赤貧，一些原則終於不得不修正了。獲悉秀月的頭家要來以及急着修補屋容好談判遮羞費的那番心情，雖多少象徵着一種「生活

的修補」，但我們實在無法確信這種修補真能獲致「改善命運，擺脫苦難」的效果。因為(一)秀月的頭家畢竟尚未到來；(二)會趁着太太回娘家而強暴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秀月的頭家，德行欠佳，也許只因收到了火生「恐嚇」的信才不得不出面來解決，他會給跛腳松多少「合理」的賠償呢？(三)「要帶秀月回臺北」的目的曖昧，至多是要作細姨吧？那就保障了秀月未來的「幸福」了嗎？從此他們一家就能因這件事的「解決」而活得比以前安定昂然嗎？這一連串疑問都是「未知」！作者把這些隱藏在故事背後的問題留讓讀者細思量，在懸疑的氛圍中達到了一種悲涼、無告的效果。從這個角度加以透視，我不太同意評委們認為「竹仔開花」有「喜劇的結果」；如果認為「頭家要來」就是一種「喜劇的結果」，那才是更大的諷刺和悲哀！

至於火生和秀月，因為從小生活在貧困的家庭，沒有能力讓他們受什麼教育；火生長大是在木材廠做工，秀月的工作作者並未寫明，但從被頭家強暴的事實看來，也許是在做女傭。火生從貧困中長大，一會賺錢就像久旱逢甘霖，賺錢只願自己尋樂，並沒想要貼補家用。秀月則相反，有一番孝心，本是父母的指

望，却不幸被強暴了。由於個性、環境、常識、經濟種種因素，發現懷孕不敢聲張或設法私自解決，直到在城市待不下去，才像大多數離開鄉村去城市求發展的年輕人一樣，在遇到無法解決的挫折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回家」；回到根生的鄉土的懷抱尋求解決和撫慰。不管這懷抱是如何的單薄貧瘠，在精神上却仍是他們最大的依託和避風港。

姨仔坤是另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人物。他不但把五個女兒押給妓女戶，還在鄉村替色情販子做穿針引線的勾當。嚴格的說來，他是一個比跛腳松還「赤貧」的人物：跛腳松至少還保留了若干做人的廉恥和尊嚴，姨仔坤則一無所有；完全是「撈出去」了的生活態度。這樣的人能够在鄉村生存，正顯示着鄉村面臨了另一種危機：道德觀和經濟觀都改變了；從勞力和土地獲取酬勞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押女為妓的事也都可公然的談論和交易了！農村的新生代走向都市，老一代本期待着一種經濟上的「回饋」，但某些回饋的背後却潛藏着罪惡；某些回饋則像秀月一樣，最後帶給父母更大的不幸和負擔！

阿清伯在「竹仔開花」裏是一個重要的象徵角色

；和矮仔坤的形象決然不同。他出場的時間很短，說的話也不多，在跛腳松心目中，看到他「就像照著鏡子一般」，可見阿清伯大半生也是十分窘困的。他靠着一擔籬筐，不停穿梭在各村落農家中收購破銅爛鐵以維生，雖然年紀大了，仍沒有卸下那付擔子。作者雖未更清晰描繪他的生活背景，但只這簡單的形象，就讓人印象十分深刻。故事一開始他就出現，把「竹仔開花，有人會衰」的隱喻點明後，又挑着籬筐走了。到了故事的結尾，仍在屋頂上修厝、為着頭家要來談判遮羞費而興奮着的跛腳松，心裏仍有些許「傳統的清醒」，知道自己心態已和以往不一樣了；這樣的心態，是羞於再見到穿着一襲「白衫」的阿清伯了。而「阿清伯已經永遠地離開伊了」這句結語，不也就等於「以前的跛腳松已經永遠地離開了」嗎？

四、關於竹類「開花生理」的一些

常識

根據民俗學家林衡道教授的解釋，「竹仔開花，有人會衰」主要的是一句押韻的俚語，並沒有絕對的事實根據。同時，這句話是從福建傳來，並非臺灣的

原型俚語，可見如果這句話象徵着某些民間的迷信，也並非只是臺灣一地。但是這句話是否「合理」，却似乎不曾有人加以細思。

任職於農發會森林組的種竹專家江濤先生說，從病理學的觀點來看，「竹仔開花」至今是個謎，世界各國都有專家從事竹類「開花生理」的研究，提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但還沒有研究出「真正的原因」。目前有三種可能的原因，江先生認為「週期性的開花致死」較可取信。所謂「週期性」，是指竹類的生存到達某一年代就開始產生「生理老化」而開花，花期短則數月，長則一二年就枯槁而死。這種現象，發生在熱帶竹較多，溫帶竹較少。例如在臺灣較盛產的竹子中，麻竹的週期性開花是六十年，桂竹一二〇年，刺竹則僅四十五——五十年。

至於「竹仔開花」文中提到村長叫人傳話說「為了防止傳染別家的刺竹……應在近日內趕快砍除」一節，江先生說，竹類開花並不會傳染，但如果幼竹的原產地相同，數十年後則可能在同一期間相繼開花而死。以前美國曾自日本引進苦竹，在加州各地分植，一九七四年左右，加州地區的苦竹相繼開花，經過調

查，當年同批而種在日本的苦竹也都開了花。所以，同一村落如果有竹子相繼開花，並不是因為傳染。但如果竹子開花，遲早會萎縮而死。農民知道這種常識，一旦發現開花，總設法儘早砍除，原來種竹的土地可再作利用。

上述這些常識，看似和文學無關，但因「竹仔開花」一文的俚俗涉及鄉民的迷信觀念，我認為有需要提出一些學理性的論據，以供讀者一併參考。

五、一些我見

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出生的廖蕾夫，有許多人認為他因「竹仔開花」獲獎而「一夕成名」。這話當然也沒錯。但是考察廖蕾夫的寫作過程，我們却很難說他是「一個新人」。

民國六十一年從淡江歷史系畢業後，原名廖風德的廖蕾夫進了政大新聞研究所；六十四年曾在中華日報擔任記者，跑過社會新聞。六十五年研究所畢業後到世新教書，六十七年轉到政大任歷史系講師兼課外活動組行政工作。這六、七年中，廖蕾夫也斷斷續續寫過一些詩、論文、雜文，但總是換着筆名寫。民國

六十五年，他很認真的寫了「見習官」這篇小說去參加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這篇小說很得當時聯副主編馬各的讚賞，可惜因內容容易引起誤解，一直沒有發表。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八——九日，他在聯副發表了「騎士」（原名「憂愁騎士」），把他跑社會新聞的經驗都融滙了進去。文中的「騎士」是一個初入社會不久的記者，懷着一肚子的理想，以為新聞記者「法力無邊」，可以為社會做許多「力挽狂瀾」的壯舉，多去拯救沉淪罪惡的人，最後却發現自己畢竟和唐吉訶德差不多；在社會這個複雜的塵世裏，個人的力量確是太有限了。

然後是這篇「竹仔開花」，小說背景由都市轉到農村，小說文字也有了很大的轉變。

對於小說文字，廖蕾夫強調他的觀點是：「怎樣的小說用怎樣的文字」；換言之，如果要寫一篇和大學生有關的小說，他決不可能用「竹仔開花」裏的文字去寫。「竹仔開花」裏的人物既然都是鄉村沒受什麼教育的人，使用的文字語言當然越粗樸越自然真實。

有些評委批評「竹仔開花」是一篇「王禪和式的

小說」，廖蕾夫不否認極喜愛並細讀過王禎和的大部分作品，難免受到一些影響。

由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談到一些特別喜愛的作家和作品，廖蕾夫印象較深刻的有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安部公房的長篇「砂丘之女」，美籍猶太裔作家梭爾貝羅的「擺盪的人」；馬拉末的長篇「夥計」及短篇集「魔桶」。國內作家他另外還喜歡朱西寧、司馬中原、陳映真、黃春明等人。黃春明曾是他的小學老師，前年黃春明去世新演講，師生重逢倍感歡欣。在少壯派作家中，王禎和曾是陳雨航的中學老師；這兩對師生，大概是目前文藝界較受矚目的師生作家。

對於「竹仔開花」，我個人認為它在結構上是成功的短篇小說，但文字上則有不少地方過於瑣碎，形容詞用得太多。另外，關於使用方言問題，我覺得適時、適地、適量、有選擇的使用一些方言，能增加小說感人和親切的成分；但如使用的方言太過冷僻晦澀，則反而變成了讀者和作品溝通的障礙！

技巧方面，善用象徵是廖蕾夫創作上的一大優點。我特別激賞跛腳松在刺竹叢邊剛看到「刺竹開花」

就接着看到「秀月歸來」；當時秀月已懷孕了。竹子開花是一種衰敗、死亡的開始，秀月未婚懷孕歸來，則是帶給跛腳松的生活更多折磨的開始。把自然景象和人文景象相啣接、相烘托，產生了一種微妙的重疊效果。

廖蕾夫並不特別強調小說的社會意識或社會功能的問題。不過在「竹仔開花」中，我們至少看出了若干社會現象：(一)色情侵入農村(二)人口販賣(三)舊有價值觀崩潰(四)農村勞力湧向都市，取得的經濟報酬雖能「回饋」父母、貼補家用，但另外的「回饋」却還包括了都市的文明和罪惡！這些現象有增無減，是我們這時代的異象和隱憂。從這個角度探看，「竹仔開花」乃有了更高層次的意境，它提示我們：這些異象絕非迷信，而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和關心的課題。

訂正：上期評介「香格里拉」一文中，五十頁第十行「春再」為「春姨」之誤，五十四頁第十三行「史蒂文彌」為「史蒂文孫」之誤，特向作者王禎和和所有讀者致歉！